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丙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四

宋

高宗皇帝

配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親率兵趨行在見黃潛

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

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金尼瑪哈破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金人圍城復與子倚軍軍兵力戰外援不至城破復謂尼瑪哈曰死守者

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尼瑪哈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沭陽後周縣今屬江南海州兵潰金尼瑪哈遂入淮泗世忠屯淮陽北周縣後廢故城在今泗州會山東兵以

援濮州尼瑪哈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尼瑪哈躡之至沭陽世忠棄

軍走鹽城本漢鹽清晉更名今縣屬淮安府衆遂潰張遇戰死尼瑪哈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尼瑪哈遂破天長軍本唐縣今屬泗州帝奔鎮江詔江淮

制置使劉光世阻淮以拒金人敵未至而軍自潰尼瑪哈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破天長軍內侍鄭

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

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

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馬卿黃鑄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

罪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武舊作馬今改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

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棄太常少卿季陵字延仲處州龍泉人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烟焰

韓世忠方會兵援濮其兵方必不甚微臨陣果奮勇爭先未嘗不可以寡敵衆即不能與敵豈非不足自守何連棄軍而走生使金人乘勝其驅手高宗自是不復再至江北偏安之局實成于此世忠之將畏葸尚然劉光世之望風輒潰更不足責矣

燭天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

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

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命留朱勝非守鎮江以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使控扼江口續綱

帝意遂決下作以頤浩為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考宋史高宗紀二月癸丑以吏部

尚書呂頤浩為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使是江淮制置使乃劉光世之官綱目

誤系于呂頤浩殊為疏謬再考高宗紀是月庚申次崇德縣拜呂頤浩兩浙江淮制置使續綱目既誤書是夕

于前又復書于後一官再命尤為舛錯今依本紀改輯而于頤浩為資政殿大學士不另立綱附注于此是夕

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今蘇州府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

五代吳越縣今改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以

兵八千守吳江吳越縣今屬蘇州府遣閭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詔錄用張邦昌親屬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案以行

金洛索破晉軍徐徽言死之洛索破晉軍徽言據子城拒戰不勝欲自殺左右持之金人猝至拔徽言以

去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洛索殺之統制孫昂弼之及士卒皆不屈被害聞

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放

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口州防禦使馬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

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卿守武昌帶帶荆湖陝西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將素許

以得地也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俯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募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豫備遠徙是

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人再舉驅

虞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至金人之後悔是為無策據累數言皆切事機

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募金餘兵復揚州

李綱既退未聞金人因而罷兵則罪綱以謝金之說諒妄已可概見况前此頗岐論奏萬宗言斥其非乃內潛善欲排異已遂

從其說便網不
得與于赦令何
其自相矛盾耶

王淵督船江上
玩挾濟軍且恣
劉光世之言積
殺皇甫佐以御
過實罪所必誅
不聞高宗治其
罪愆轉運顯職
當罰已為倒置
且欲以免進呈
書押掩飾調停
尤為異舉雖賊
臣倡亂不盡由
此而措施失當
實釀禍之一端
也

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至杭州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續綱目作聯疏求退今依宋史本傳中丞張浚論二

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怒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甯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遂

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居位日淺論者或末減其罪云

贈陳東歐陽澈官 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紹興直龍圖閣

三月日中有黑子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平江

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

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

諸將心至是制下諸將籍籍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

慮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于魏國公寡請隆祐太后臨朝 苗傅自負世將

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使康履監珪恃恩用

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等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

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于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

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

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衆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

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玠守宮門引傅黨入內奏曰

傅等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傅等望見黃蓋額

山呼而拜帝過欄杆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潛

朱勝非目擊賊人陵遠乘與不能奮身糾難馳樓往返從代賊傳言未聞有所捍拔已乘大臣安危相倚之義及隆祐太后出門宣諭義正辭嚴勝非在側使能引伸曉諭示以禍福安見不可折辱賊之氣以杜逆謀乃始終緘口不語

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達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即于樓下腰斬履齧其肉泉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擇斬之編管監珪于遠州帝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傳等慶其軍退于是皇子勇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寓寺為睿聖宮是夕從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如傳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其母后垂簾頃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彈其疑太后語帝曰猶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振肅矣傳等欲改帝幸徽猷閣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玘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浚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浚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浚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浚語故相持而泣且諭浚以將起兵問罪浚泣拜曰此

問太后請機尚
爾默然轉請高
宗手書權謀致
成廢立之勢誠
不知其何是肺
賜即云委此求
濟以徐圖匡復
或亦權宜應變
之方顧事已經
計又未密約在
外握兵諸將以
竭力勤王使非
張浚諸人慷慨
誓師連為匡復
勝非將遂安心
坐視耶觀其所
建自不過曰打
賊當同秦以相
具疑舍此別無
籌畫豈惟如一
身免禍于國事
究何所賴純以
春秋之法亦豈
能逃同惡之誅
乎

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甯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
日望拯救其肯遽遷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
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甯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
浚又急傳等居中欲得辦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轡字元通後賜名康國遂富府人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傳等折以正義
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轡約浚至杭浚令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
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驛回人情震驚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出
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蘇州府屬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
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
憤于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
發平江至秀州稱疾不行而大修戰具傳等聞之始懼微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給傳曰不若遣之使近
為安國夫人俾近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
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也夜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
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
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前見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謫黃
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近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官臣之
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
檄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
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鄭穀字致剛建州人並同簽書院事浚頤浩等發平江上疏
乞建炎皇帝遣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此間自反正耳不然下

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字舒國，常州晉陵人。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時京東諸郡多入于金。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鄂爾多還屯濱州。注見前。尼瑪哈歸至東平，命達賚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王復故將趙立徐州張益村人。復徐州。初徐州既破，都虞候趙立戰死。復歸求王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

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

夏四月，帝復位。詔張浚知樞密院事。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乘馬還行宮。與太后御

前殿垂簾。復以建炎紀年。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越四日，太后撤簾。

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夜遁。頤浩浚入杭州。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

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

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眾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

「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于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

眾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即今北新關，在杭州府仁和縣北。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

門遁走。犯富陽。注見前。新城三國吳縣，今屬杭州府。二縣將趨閭中。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

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嚶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

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

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敗。

朱勝非既不能弭患于未萌復不能靖亂于臨事及諸將勘定禍患實無顧復居政府顧其乞罷時雖舉呂頤浩張浚以代而一則謂其練事而暴一則謂其量而疏力為貶抑隱然有二臣守不已若之意則其庸碌機肺肝已不可掩而所為引過求退特藉以杜眾人之口非真能負疚自効也

朱勝非免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帝初復位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頤浩門下王孝迪中書張浚尚書盧益同知路允迪樞密等俱免而拜頤浩右相復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張浚非尋落職居張浚于衡州禁內侍干預朝政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新官制三省不置長官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分班奏事獨中書取旨門下雖為首相不更與聞事俱具前續綱目敘次重複今刪節改輯元祐初司馬光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

帝如江甯既至改江甯為建康府冊魏國公專為皇太子

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浚招諭劇盜薛慶于高郵慶降浚因留撫其眾或傳浚被執

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十日浚還帝驚嘆即日趣還原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鼓院王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靖康禍起，雖臣而仍不免于覆亡之禍。前蒙嚴建炎諸巨方欲板復中原，力圖中興之業。高宗縱不能發憤自強，亦何至望風畏葸，遠欲去尊嚴奉正朔，甘于卑屈若此？及信使未達而烏珠已大起，燕雲河朔之衆南下，則又以守則無人，奔則無地，乞哀於金將，徒取不答之辱，究無解于航海之迫。愚獨無能，真不足齒矣。

王安石蔡京變法，流毒固宋室，致病之由，但至高宗南渡以後，宋之宗社，胡不保其先務，自當以講求軍事為急。趙鼎乃謂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皓字光弼使人使金，金人拘之。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爾多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如金，遺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事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即冷山亦作冷

理方輿紀要山在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世忠言：「賊擁精兵，距關甚逼，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衡信進至浦城，注見前之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走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玠。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勳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時久雨恆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與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相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大罪已，一曰昧經

邦曰：大畧二曰：昧義難之遠圖三曰：無給人之德四曰：失取臣之柄。仍撈朝堂使和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宮處憂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親內醢醢之味，服綈履之衣，則思二帝母后宿衛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享嬌卿之通，則思二帝母后非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能而天不為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罷右司諫袁植。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字朝美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尊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

言然尊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

時政之關莫大
于安石之配享
未罷蔡京之黨
未除贊汪緩而
不切於事即如
其言惡舉而順
清之又豈遲能
靖外患而維國
本乎鼎固南宋
名臣而此疏實
不免書生庸末
之見抑仍門戶
排斥之私耳
范瑗前此遠遷
二帝已為神人
所共憤至是復
為亂賊苗劉所
死叛逆之跡益
彰若不急除其
患將不可測張
浚不動聲色執
之於七著之間
旋即撫定其眾
可為善濟所惜
未能驟拜市曹
大快人心耳周
禮乃泥細目逆
書張浚建康
之文謂浚之所

金烏珠大舉南侵 尼瑪哈鄂爾多既還烏珠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從之遂破磁單密州又破興仁府
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從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崔縱字元矩撫州清安人

秋七月太子遼卒

御營司提舉范瑗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瑗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

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悻悻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
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借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詔瑗及劉光世

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瑗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瑗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

理寺置對瑗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瑗在園城中附金迫二帝

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瑗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瑗下獄具服賜死子

弟皆流嶺南瑗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升杭州為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

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

詔李昉時為參知政事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迫命劉孟止

州歸安人制置江淮荆湖扈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命康昉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議吏

部差注舉辟功賞之數皆隸焉 劉昉代之以又命四相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

鄱陽湖中亦與紀要昔有星墜水為石因名 暴風覆舟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不聽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名存而已

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 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

書張浚建康之文謂浚之所

愚者境錄
後得行其
似後討得
專為自國
黑白混淆
顛倒尚足
史事耶

時非三古而
封建井田皆
儒不遠世變
說泥南宋時
逼金兵內擾
盜中原無益
主計夫授田
於何求計并
賦賦將安出
既行格難行
弊更無底止
當時以為不
少之書道見
儒之迂闊而

雖世忠謂不
更棄江淮重
切要即以將
而論世忠勦
苗劉已著成
而杜充為東
留守稽絕歸

廣州教授林勳州上本政書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民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美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

八月遣使致書于金金人不答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雖縱未得還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

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為字師禹使金請和致書于尼瑪哈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以諭意與尼瑪哈書曰古之

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

者連奉書願割去舊號是天地之開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決哉

閏月以呂頤浩杜充守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始正官

罷起居郎胡寅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

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

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

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彊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

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兵屯江東以備金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鄆岳幸長沙韓世忠曰

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必爭之地今當且戰且避奉

陛下于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瓊隸之韓世忠

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杜充嚴急光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

其優劣不啻霄壤乃以江東節制付之杜元用

人已為失當這後此間充敗降

而倉皇失據悔亦晚矣南來是時勢已顛蹶建

康臨安所爭無幾然長留淮南

以為屏蔽不更愈于重恃長江

乎而樓船說就顧以量力知已

為辭視保淮為末務淮防既撤

而江險亦不足憑其失算更甚

矣

世移屯江州以屏蔽之

帝如臨安

考功員外郎樓焯字仲輝婺州永康人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

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于是帝

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

九月丙午朔日食

金人破南京

知府凌唐佐字公獨徽州休寧人被執劉豫因使為守唐佐與宋汝為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泄豫

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

詔周望守平江

謀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詔韓世忠守圖山在鎮江府丹徒縣福山在蘇州府常熟縣

與通州接對望初由兵部尚書進簽書樞密院事至是以為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既而郭仲威降于望

仍守平江

遣直龍圖閣張邵字彥人使金金人囚之邵至維州見達賚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

具書言兵不在疆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賚怒取所費國書去

送邵密州囚于柞山柞山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金人置塔于此

金殺故知真定府李遵

遵故為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遵笑不答及是金下令改易冠服遵憤詆

之金人搥擊其口猶吮血嘆之遂遇害遵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後事聞論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時烏珠分兵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帝遂如越州

張浚治兵于興元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

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于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字應祥普安人為隨

高崇至建康席未暇暖懼淮南之不可保復奉隆祐太后同往乃以防秋事遣人扈駐洪州復自吉而度兵變風濤屋漏危險且劉光世前此守淮清走懦怯已可概見乃令其獨當一面以為捍禦其不足恃以保衛固無煩再計矣高崇止圖一身奔逃之使而不顧母后沈隱之虞其心殆不可問豈

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先提舉川陝茶馬事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馬逾二萬匹至是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緡銀不可加獨推貨尚存藏餘而食稱絕為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

與雖其官悉自買聽發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願射輸錢三十頭于錢二十二其願之多寡惟錢是視不服數也

又于秦州置錢引官務與州縣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時浚荷重寄旬摘月賞期得士死力費

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于食貨實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貨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

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威武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

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字唐之才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金人趨江西劉光世引兵遁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州江西州軍多潰烏珠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

掠光州擊破張用軍聞太后在南昌遂攻破黃州知州趙令歲燕王德昭後不屈被殺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

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趨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五代南唐縣今屬武昌府趨洪州滕

康劉珪聞金兵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遂破臨江軍宋置今江西洪撫袁三州俱注

前見亦破太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隋縣明改泰和今屬吉安府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

潰失官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珪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宋縣今屬吉安府陸行如虔州后及潘貴如開封人以農夫

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關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眾圍城楊惟

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得安既而金人破吉州還屠洪州

帝如浙西未至復如越州帝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其上游即剡縣縣流逕會稽縣曹娥廟前因名曹娥者有至錢清堰即錢清鎮在紹興府山陰縣西錢清江所經者侍御史

趙鼎力諫以為眾寡不敵不若為避敵之計遂復詔百司回越州

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

持微飲不運足
啟人等最乎

人間立事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于淮陰立麾下勅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臂其齒曰回顧者斬于是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鐵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屢戰者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二人皆嘗建議避金人故遂用之

金烏珠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字希履死之時江浙倚重于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

及烏珠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烏珠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為

軍遂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充始遣都統制陳渾字昭人及飛帥師迎戰王瓚以軍先遁渾敗死諸將皆潰

充兵亦散烏珠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椅迎降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

不敢還營居長蘆寺烏珠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金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

以血大書牓曰孟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烏珠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尼瑪哈其

帝奔明州帝聞杜充叛降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連航海之氣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

我江浙地勢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盜桑仲據襄陽初張浚承制以程千秋為京西制置使軍襄陽千秋招降劇盜魯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

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注見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所有時有郎青

河舟人去為盜剽掠淮泗間又江淮宣撫司準備將戚方字德封之諺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

方為岳飛所敗降于張俊青後降而復叛聚其眾于明沙劉光世令王德封之諺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

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特滿陳始交蕩矢齊發牛皆返奔賊眾賊馬青自縛請罪德將行在德軍

宋置今安徽廣德州是崇明沙即今太倉州崇明縣唐宗時蘆漲三沙鼎立海中其東沙即德縣所治後已廢

連王德字子華通
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今常州府江陰縣十二月金烏珠破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烏珠自建康趨廣

呂頤浩與諸將
議連都時即有
且戰且退之說
其胸中早存航
海一著以為長
算至是遂進策
請行無論他日
章安之退幾不
免于禍而風濤
漂泊誰可久居
所謂萬全之地
顧如是邪又况
奔遠跋涉出入

無時實已損成
失重乃猶自謝
為兵家之奇亦
庸陋不知駐矣
顧治處劉之
變緯有連謀張
浚亦稱其能斷
大事何前後之
不相符若此豈
其才識僅能集
羣策以成事而
不足獨當一面
乎

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

在杭州府餘杭縣西北獨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

遠度哉遂抵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輝

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次于定海縣

五代吳越置望海縣宋太平興國中改定海即春秋兩棠也注見前

又謂張浚曰若能捍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

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即官以下多從衛越四日帝舟次昌國縣

宋置明改為衛在寧波府象山縣西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于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

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今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

在廣德

無犯金所籍兵爭降附之

金人破越州遂趨明州張俊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敗之

阿里富塔輝入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温州知府

李鄴隆通判曾志

字仲常死之富塔輝遂濟曹娥江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保與戰而敗楊沂中

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皆計事後使小

校往金人與語欲入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

庚辰四年金天會八年正月金人破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帝走温州

是月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次日復攻明

州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死于江者無數夜拔營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于烏

珠明日帝移次台州章安鎮

在後漢縣隋廢為鎮今曰章越四日烏珠遣兵與阿里富塔輝復攻明州張俊懼

帥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越九日金師乃入城屠其民乘勝破昌國縣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及

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卻之金人引還帝發章安如温州泊于港口

續綱目作帝聞明州破移次章安鎮

日今依本紀次序改補

金破明州

本紀次序改補

日今依本紀次序改補

曲端發誓不馴
屢形跋扈張跋
非不知特以其
臨陣威聲高堪
制勝為朝其情
禦侮之才故以
百口保端明其
非叛委任不疑
雖甚頑劣之人
亦當為之感動
出死力以相報
矣乃陝州之圍
復拔彦仙私嫌
不遵機非教儼
然仍以王庶待
浚浚見其怙終
若此尚安望其
同心集事乎他
日恭州之獄雖
由浚誘而成而
其致釁不可謂
非自取也

金洛索破陝州知州事李彥仙死之 彥仙在陝寇軍實增埤濬隘益為戰守備遣都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嚕

總作烏嚕今改來攻彥仙敗之洛索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洛索僅以身免彥仙度金必併力來攻即

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洛索率折可求等眾十萬來分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三旬必拔

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

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洛索奇其才誘留曲端彥仙悉斬其使

力盡城破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洛索怒盡屠之

金以韓企先燕京人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

衷

二月河北盜鄺瓊字國寶相澤人降于劉光世瓊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金人南下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為主

瓊因誘眾勤王行收兵比渡淮有眾萬餘至和州為金當海所敗遂率眾降于光世詔以為楚州安撫使

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御史張延壽論滕康劉珏不能憂國使太后涉險為敵人追迫遂俱免而以

益回代之

金人屠潭州金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趣湖南遂破潭州將吏王陳劉倫趙聿之戰死向子諲字伯恭率兵

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金烏珠引兵北還烏珠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金游騎至平江周望齊太湖知府湯東野棄城遁烏珠入城縱火焚

掠死者五十萬人烏珠遂入常州鎮江府既而持御史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

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鼎州人鍾相作亂尋伏誅其黨楊太復叛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嘗以左道惑眾因結集勇壯以捍敵為名

自稱楚王改元天載攻陷澧州既而孔彥舟擊相時彥舟初降擒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眾于龍陽今屬常德

府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後太來曰或自稱太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

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

驚擾當即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京潘永恩等奉迎于虔州

夏四月金人入潼關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在慶陽府寧州故彭原縣西南震宇記舊因原名縣敗績端走還涇原宋史曲端傳作涇州考宋涇原路治涇州端退

綱目互舉言之金洛索既破陝遂長驅入關攻環慶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而自將屯邠州玠先擊金人敗

之薩里干懼而泣金人謂之曰啼哭即君洛索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走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罵之

由是二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全軍退去且時方盛夏遂復還河東

帝還越州金人退帝將西還召厚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

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溫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巡幸浙西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韓世忠遂擊金烏珠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烏珠遂趨江北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

龍鎮在松江府青浦縣北以青龍江名中軍駐江灣鎮名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師還擊之及烏珠由秀趨平江

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山在鎮江府丹徒縣東江中烏珠

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在丹徒縣西北江中與焦山對峙

因改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外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

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

袍玉帶既墜復跳而起詰諸獲者則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能濟俘

獲甚眾虜烏珠之壻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

金山屹峙江心何龍馳騎且馬珠是時志在海江豈肯行次中流舍舟以臨險地致有疑當日金山與南岸相連屬者不知浮玉之名即取其無所附麗而樹